

人间有味是清欢

□黄平安

人生路上，那些清淡的欢愉，常常令人难忘。它如清澈的清溪，在心底舒缓地流淌；若疏朗的花草，绽放在我们的身旁；似绵长的老酒，陶醉着我们的心田；像淡淡的弯月，映照着我们的心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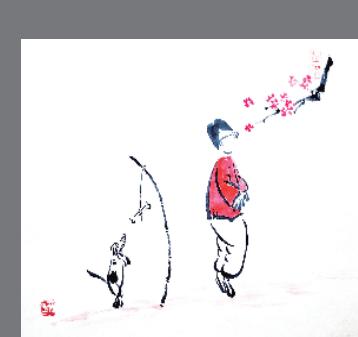
窃以为，对于普通人而言，清欢就是踏实地工作，但不拼命；平淡地生活，却不苟且；淡然地处世，而不敷衍。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在乡下教书。乡里没有电灯、电话和公路，属于“三无地区”。面对艰苦的环境，我们依然乐观向上。白天，我们把师生当朋友；夜晚，把油灯当伙伴。平日里以校为家，爱生如子，认真履行着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的职责。学生们也特别争气，常常以优异的成绩回报我们。记得有一学期，我所带的科目在全镇获得三个第一名。根据镇中心小学的规定，每一项单科第一名奖励五角钱，我一共获得了一元五角钱的奖金。回到本校，同事们非要我这个获奖最多的“先进人物”请客。我便用这笔“奖金”，另搭上半个月的工资，在乡下买了一些菜，在小卖部买了几瓶酒。周末，同事们自己动手，各尽所能，忙活了半天，精心打造出了一桌“庆功宴”。大菜是笋干炖土鸡，蒜苔炒腊肉，再配上酸辣土豆丝，红烧茄子，干煸豆角，蒜

泥黄瓜等时令蔬菜。同事们开怀畅饮，尽情欢乐，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光。如今，当年意气风发的同事，已是人到中年，而再次提起这件事，却各个记忆犹新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生活中，我们常常遇到聚餐的场面，高朋满座，推杯换盏，但大多数时候是应酬，话语是编出来的，表情是装出来的，用“逢场作戏”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这样的聚餐，都是过眼云烟。而某些时候，三五挚友，两三小菜，没有豪华场面，没有山珍海味，几杯小酒，却乐在心里，醉在心怀。几年前，我们几位要好的同事因为住在同一区域，下班同路，边走边聊。如果得知哪一位当天家中没人做晚饭，我们三四人便信步走进一家古雅的小店，各点一个爱吃的菜，再要上一瓶白酒。三四盘菜，有荤有素，便宜划算，这次我出钱，下次他买单，变相的AA制。好店好友加好菜，这样的环境最宜小酌。同事们聊生活，聊工作，推心置腹，畅所欲言，你帮我出主意，我给你想办法，直聊到盘子光光，酒瓶见底。华灯齐放，月出东山时，各自兴尽而归。这样的快乐时光延续了一两年，后来因为其中有人迁居他处，活动便自行解散。但这一段“清欢”时光，却是令人怀念的，如今想起来，心里依然温暖如春。

日常工作，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，依然保持乐观主义精神，以坚强的毅力去战胜困难，取得胜利，这样的“清欢”，最有滋味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小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以方便面和快餐为食，用帐篷遮风挡雨，天天坚守在小区门口，守护着小区的安全。在危险和困难面前，他们毫无畏惧，以高度的敬业精神，一干就是一个多月。小区居民被感动了，有的送来开水，有的送来吃的。我问他们苦不苦？他们笑笑，当然苦，但比起一线的医务人员，我们又强多了。居民们关心、支持着我们，我们感到无比温暖，没有理由不坚守。现在，疫情形势向好，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其实，这段工作经历也是我们锻炼的好机会，经历过这次疫情后，我们感到内心更加强大，意志也更加坚强了。听了他们的话，我被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感动。这样的“清欢”，既历练了自己，又服务了他人，是他们人生中一段既快乐又难忘的里程。

清欢，就是洒脱自然，就是此心安处是吾乡。它也许没有别人眼中的繁华和精致，但它却遵从了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的内心清静，精神欢愉。这样的日子，有滋有味，且回味绵长。



闻馨香

燕飞频相报
桃杏竟妖娆
若得一枝秀
千金散此宵



挖野菜

新雨催禾木
溪边挥手锄
野兔心地善
分享芥蒿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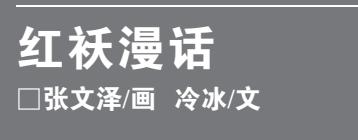
种莲藕

倾莲一缕香
俯首整花缸
出入淤泥里
清心近惠芳



雨中行

春雨贵如油
金珠敲伞头
风调乘兴步
瘟疫不堪愁



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/画 冷冰/文

七绝·北京市第十二届青教赛感怀（四首）

□郝旭光

贺十二届青教赛开幕

金山学海渡清波，三尺平台晷似梭。
笔蘸东风书万里，大鹏击水贯长河。

青教赛开始比赛有感

农园初夏映新阳，三尺平台雅韵长。
日暖树高腾雀跃，百花凤色自芬芳！

组委会组织生日活动有感

玉声丽曲顺天游，初夏丹青曙色稠。
醉笔千场传教喻，平台三尺育嘉谋。

功在当代青教赛

一溪滩石疏林绿，润物无声玉树人。
各领风骚诗意图，挥毫泼墨夏清伦！

炊烟如聚是故乡

□舟自横

遥望蓄积的乡愁，抚摸逝去的岁月。从农村拔身而混迹于城市后，我对它们的情感与日俱增。它们的味道、形态以及符号意义，似乎已经成为我血液的律动和心灵深处的温暖。这种律动和温暖，恣肆而持久，体贴而鲜活，像一只手捂在我被世风吹得有些发冷、麻木的胸口。

毫无疑问，它们就是炊烟。

它们，成为我远离故土和人生旅程的慰藉。二十多年前，我从农村来到这个城市，刚到单位上班的第二天，领导便派我去临近的城市出差。这种出差不是偶尔为之，而是每周往返一次，时间长达四五年之久。两座城市相距仅仅150多公里，但绿皮火车却要行驶5个多小时。

时间长短不是问题，关键是只身一人来到这个城市，并且在出差的城市里，也举目无亲，总有漂浮的感觉挥之

不去。每次上下车，看到接站和送站的人们，我的影子是孤独和落寞的。

坐在绿皮火车里，我自己无形的影子，是和我互相安慰的亲兄弟。车厢脏乱差，喧嚣的声音像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，而我，只是河底静默的石头。

看书累了，便会长久地看着车窗外。天空苍茫，群山逶迤，列车铿锵，窗外大山皱褶里的村庄，以及村庄上空如聚的炊烟，成了我的凝视和冥想。

山里人家的炊烟，在无风的日子里，努力向上攀爬着，和天空互为生命和依偎。如果少了其中的一个，那么景致就是单薄的，内涵就是贫乏的。外表宁静，可它们的身子，有着太多的背景和语言。炊烟下的生活，和我老家是一样的吗？也有家人在外面工作么？

炊烟是乡土上生生不息的植物，根系连着土地，连着亲情，连着记忆。

这个时候，我就会想起故乡逮家沟，想起我的亲人。车窗外的炊烟，带给我一个恒定的场景：薄暮笼罩，炊烟袅袅，几只老牛晃动在逮家沟的土路上，小鸡在悠闲地啄食。厨房里，柴火哔剥，热气蒸腾，香气四溢。我的母亲，一定会在做好饭后，走出门外，向远处遥望我归家的身影。那遥望的姿势，如同不绝如缕的炊烟，急切而执拗。

后来，我把家人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。故乡，好像离我日益遥远。但是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乡土情结也越发浓厚。唯一有变化的，是故乡的概念也随之宽泛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只要是看见飘荡的炊烟，便有一种温暖和乡情在心头弥漫。炊烟是我与土地不可分割的脐带，也是我的胎记。

炊烟如聚是故乡。

本版邮箱：

zhoumolvyou@126.com